

● 世 界 文 学 名 著 百 部 ●

*One Hundred Classic Works  
World Literature*



One Hundred Classic Works  
World Literature

娜 娜 ( 上 )

● 远 方 出 版 社 ●



#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

SHIJIE WENXUN MINGZHU BAIBU

## 娜 娜（上）

〔法〕爱弥尔·左拉 著  
陈 明 译

远方出版社

## 一

已是晚上九点钟了，游艺院演出厅里依旧显得冷冷清清。枝形的吊灯发出昏黄黯淡的光线；隐约可见的几个早到的观众，坐在紫红套绒的座椅里等待着演出的开始。成排的脚步熄灭了，黑暗笼罩下的幕布看上去就像一大块红色的斑点。舞台上悄无声息，乐师们的乐谱架也七零八落地摆放着。只有四楼楼座里不时传出阵阵呼唤、笑闹之声。在有金色边框的大圆窗下，坐着一些头戴无沿帽或鸭舌帽的观众；天花板圆形拱顶的四周，画着一些飞翔着的女人或裸体孩童；所谓的天空在煤气灯的照射下，呈现出一片绿色。不时有一位手拿票根的女领位员，将身后的一位先生和一位太太匆匆地领到座位上。男的大都穿着笔挺的礼服，女的挺着胸脯，摇动着颀长的身姿。

正厅的门口走进两个年轻人，他们停下脚步，目光向四周缓缓地打量着。

“我怎么说的，埃克托尔？我们来得太早了，你应该让我抽完烟再来。”年龄较大的一个说着。他有着高高的个头，嘴唇上蓄着一小撮黑胡子。

一位女领位员从他们身旁走过，看见他们忙亲切地招呼着：

“原来是福什利先生。半个小时之内是不会开演的。”

“可为什么广告上说的是九点呢？”埃克托尔瘦削的脸上充满怒色，低声埋怨着。“今天早上克拉利瑟还向我振振有辞地保证八点整就会开演呢。他可是在戏中担任角色的。”



##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

沉默了一阵，他们抬头看了看昏暗的包厢。因为包厢壁上贴的是绿纸，里面显得更加黯淡。往下看，楼下包厢隐没在一片昏黑之中。楼厅包厢里，只有一位胖嘟嘟的妇女，疲惫地趴在罩丝绒的栏杆上。舞台的左右两侧，高大的柱子之间的包厢里面，没有一个人。包厢外壁上挂着带有长长流苏的垂饰。金色和白色的大厅，衬托着嫩绿色，在水晶大吊灯的隐隐照耀下，空气间好像弥漫着微尘。

“你给吕西买了包厢的票没有？”埃克托尔问道。

“买了，”另一个青年回答道，“不过，买票可真不容易啊！哦，别担心，吕西不会来得太早的。”

他轻轻地打了个呵欠，过了一会儿，说道：

“你真走运，你还没有看过首场演出……《金发爱神》的上演将是今年的一件大事，这出戏人们已经议论了半年多了。啊！亲爱的，多么美妙的音乐！这出戏真吸引人！博尔德纳夫精明极了，他把这出戏留到博览会期间才上演。”

埃克托尔认真地听着，他突然问道：

“娜娜这个新明星，她应该演爱神喽，你认识她吗？”

“问吧！问得好！总是有人问我这个问题！”福什利嚷道，一边把两只胳膊向上一举，“从今天早上起，人们就缠住我，问娜娜的情况。我今天遇到不下二十个这样的人，问娜娜这样，问娜娜那样！难道我知道吗？难道我认识巴黎的所有风骚小娘儿们吗？……娜娜是博尔德纳夫的新发现。她肯定不会是什么好东西。”

说完，他安静下来。大厅里空荡荡的，分枝吊灯发出的光线昏暗，一片教堂般的肃穆气氛。窃窃私语声，门开关的声音，这一切都令他感到烦躁不安。



“啊！不对，”他突然说道，“再在这儿呆下去，人会变老的。我得出去……我们到楼下去，也许会遇到博尔德纳夫，他会细细讲给我们听的。”

检票处设在楼下铺着大理石的前厅内，观众已经开始入场了。从敞开的三道栅栏门望去，马路上非常热闹，在这晴朗的四月的夜晚，灯火通明。一辆辆马车在剧院前嘎的一声停下来，打开的车门又砰的一声关上，人们三五成群地进场，在检票处滞留一会儿，然后走到前厅尽头，从左右两边的楼梯上楼，妇女们扭着腰肢慢腾腾地上楼。前厅里有一些拿破仑时代的装饰，看上去就像圣殿里纸板做成的陈列柱。光秃秃的灰白墙壁上，贴着黄色巨幅海报，在煤气灯的照耀下，显得分外醒目，上面用大黑体字写着娜娜的名字。一些男人经过时，停下脚步，在那里看海报，另一些男人则站在那里聊天，堵在门口。而在靠近订票处的地方，一个高大粗壮的男子，宽宽的脸颊，胡子刮得光光的，正在粗声粗气地回答一些人的问题，他们恳求他卖票给他们。

“这就是博尔德纳夫。”福什利一边说，一边下楼梯。

经理已经看见了他。

“喂！你可真够讲交情啊！”经理老远看见他就对他大声嚷道，“原来你就是这样给我写文章的……今天早上我翻开《费加罗报》一看，连半个字也没有。”

“再等一阵子吧！”福什利回答，“在写文章介绍她之前，我得先认识一下你的那位娜娜才行……再说，我什么也没有答应过你。”

接着，为了不让经理再缠他，他把他的表弟埃克托尔·德·拉法卢瓦兹介绍给博尔德纳夫认识。这个青年人是到巴



##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

黎来求学的。经理淡淡地打量了青年一眼。埃克托尔却心情激动地望着经理。原来他就是博尔德纳夫，这个专门耍女人的人，对待女人像对待囚犯一样。这个人的头脑里老是想是做广告，说起话来嗓门很大，又吐唾沫，又拍大腿，是一个厚颜无耻、专横跋扈的人。埃克托尔觉得对这样的人要说几句客套话，恭维恭维他才行。

“您的剧院……”他用轻柔的声音说道。

博尔德纳夫是一个喜欢说话直来直去的人，他直接了当地粗俗地打断了他：

“你尽管叫我的妓院好了。”

听到这话，福什利赞同地笑了。而拉法卢瓦兹的恭维话还未说完，被堵在嗓子里，他觉得经理的话非常难听，却不得不竭力装出一副欣赏这句话的样子。这时，经理匆忙走过去与一个戏剧评论家握手，这位评论家的专栏文章在社会上很有影响。当经理再次回来时，年轻人心里已经恢复了平静。他怕自己显得过分地拘束，别人会把他看成乡巴佬。

“人家告诉我，”他很想找些话来聊聊，又说道，“娜娜有个好嗓子。”

“她呀！”经理耸了耸肩膀，大声说道，“她有一副破锣嗓子。”

年轻人赶快说道：

“听说她是个非常出色的演员呢！”

“她呀！……简直是一堆肥肉，演戏时连手脚都不知道该往哪里放。”

拉法卢瓦兹的脸微微红了，弄得摸不着头脑，结结巴巴道：

“不管怎样我也不能错过今晚的首场演出。我早就听说您的剧院了……”

“叫我的妓院就行了。”博尔德纳夫又一次打断他的话，态度冷漠而固执，像一个非常自信的人。

这时候，福什利默不作声，他注视着那些正在进场的女士们。当他发觉他的表弟愣在那儿，被弄得啼笑皆非时，赶忙过来给他解围。

“你就按照博尔德纳夫的意思叫好了，他让你怎么叫，你就怎么叫，这样他就高兴了……而你呢，老兄，别让我们在这儿呆久了。如果你的娜娜既不会唱又不会演，那么你的戏一定会失败，肯定失败。而且，这正是我所担心的事。”

“失败！失败！”经理的脸激动得通红，大声嚷道，“难道一个女人要会演会唱才行？啊！我的小老弟，你也太迂拙了……娜娜有别的长处，这是真的！这个长处比得上其他任何长处。我已经发现了，这个长处在她身上很突出，如果我没有发现出来，我就是白痴……你等着瞧吧，你等着瞧吧，只要她一出场，全场观众就会看得垂涎三尺。”

他兴奋极了，举起两只粗大的手，激动得手都发抖了。接着，他感到很欣慰，低声自言自语道：

“是的，她前途无量。啊！真见鬼！是的，她前途无量……她是个婊子。啊！她真是个婊子！”

随后，在福什利的诘问下，他答应把详细情况告诉他。他的言辞粗俗不堪，使埃克托尔·德·拉法卢瓦兹听后感到很不舒服。他认识娜娜后，就想把她推上舞台。这时候他正好缺一个人演爱神。他是不会长时间地把精力放在一个女人身上的，因此希望让观众很快地欣赏到她。不过，这个高个



子姑娘的到来，在他的戏班子里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。他原来的明星叫罗丝·米尼翁，是一个演技出众的演员，也是一个受人崇拜的歌星，她感到来了一个竞争对手，心里很生气，便以甩手不干来威胁他。为了海报上排名的事，天哪！简直闹得不可开交，最后，他决定把两个人的名字用同样大的字体印在上面。他绝不让别人来惹他麻烦，只要他的这些小娘儿们——他是这样称呼她们的——有一个人，不管是西蒙娜还是克拉利瑟，稍有行动差错，他就朝她们屁股上狠狠踢去。不这样，他就无法维持生计。他用她们来卖钱，这些婊子，他知道她们的身价！

“瞧！”他说完后换了话题，“米尼翁和斯泰内来了，他俩总是在一起。你们知道斯泰内开始对罗丝讨厌了，所以，她的丈夫总是片刻也不离开斯泰内，生怕他溜掉了。”

剧院屋檐口上的一排煤气灯发出耀眼的光芒，把人行道照得通亮。两棵碧绿的小树在灯光照射下显得分外清楚，一根柱子被强烈的灯光照得反光，人们老远就能看见海报上的字，和大白天的时候一样清楚。远处街上的暮色越来越浓，星星灯火闪闪发亮，马路上行人熙熙攘攘。许多人还没有进场，他们滞留在外边，一边聊天，一边抽雪茄。灯的光线把他们的脸照得灰白，柏油马路上他们的身影清晰可见。米尼翁是一个身材高大、宽肩的男子，长着一个江湖艺人的方脑袋，他从人群中挤出来，挽着银行家斯泰内的胳膊；斯泰内身材矮小，大腹便便，面孔圆圆的，下颌和两颊上长着一圈灰白的络腮胡子。

“怎么样？”博尔德纳夫对银行家说道，“你昨天已经在我的办公室里见过她了。”

“啊！原来就是她，”斯泰内嚷道，“我早就料到是她。不过，她进来的时候，我正往外走，我几乎没有来得及看清她。”

米尼翁耷拉着眼皮听着，一边来回转动着手指上的大钻戒，他明白了，他们谈的是娜娜。随后，博尔德纳夫把他新来的明星的模样描述了一番，银行家的眼里燃起了欲火。米尼翁终于插话道：

“别再谈了，亲爱的朋友，她是一个娼妇！观众会把她赶下台的……斯泰内，我的小老弟，你知道我的太太此刻正在她的化妆室里等你呢。”

他想把斯泰内拖走，但是斯泰内却不肯离开博尔德纳夫。在他们面前，观众排成一条长龙，挤在检票处，响起一阵阵喧闹声，喧闹声中，不时响起娜娜的名字，这两个字就像歌声一样响亮有力。男人们站立在海报前，高声拼读着娜娜的名字，另一些人经过那里时也用询问的口气把那名字读一遍。而妇女们呢？虽然个个脸上挂着微笑，心情焦急，但却用诧异的神态一遍又一遍地低声读着娜娜的名字。可是谁也不认识娜娜。这个娜娜究竟是从哪里冒出来的？于是，流言在人群中传来传去，有些人还私下议论，开种种玩笑。这个小名叫起来既亲切，又好听，每个人都爱叫它。只要一发出这两个音，人们就高兴，脾气也变得好起来。一种好奇心的狂热驱使人们要知道娜娜，这是巴黎人的好奇心，其疯狂程度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，简直像热病发作一样，谁都想看看娜娜。一位太太的袍子的花边被挤掉了，一位先生被挤丢了帽子。

“啊！你们的问题太多了！”博尔德纳夫大声说道，有二



##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

十来个人围住他不断地提问题，“你们马上就会看见她的……我走啦，人家还有事在等我呢。”

他见观众的兴趣起来了，非常高兴，一溜烟地跑了。米尼翁耸了耸肩膀，提醒斯泰内，说他的太太罗丝正在化妆室里等他，让他去看看她在第一幕里穿的服装。“看！是吕西，她在那儿，她正在下车。”拉法卢瓦兹对福什利说道。

那个人果然是吕西·斯图华，她个儿不高，长得很丑陋，约摸四十来岁，脖子很长，面孔瘦削，两片厚嘴唇；但由于性格活泼，态度温柔可亲，给她增加了很大的魅力。她带来了卡罗利娜·埃凯和她的母亲。卡罗利娜是个花容月貌、外表冷漠的女子；她的母亲态度庄重，行动缓慢。

“你跟我们坐在一起吧，我给你留了一个座位。”吕西对福什利说。

“啊！不！那儿什么也看不清！”福什利回答道，“我有一张正厅前座票，我喜欢坐到正厅前排去。”

吕西生气了，难道他不敢在公众面前与她一起露脸吗？接着，她很快平静下来，转了一个话题：

“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认识娜娜呢？”

“娜娜，我从来没有见到过她。”

“这是真话？有人向我保证，说你同她上过床。”

站在他们前面的米尼翁，把一个手指头放在嘴唇中间，示意他们别吵了。吕西问他为什么，他指着正在走过去的小伙子，低声说道：“那是娜娜的情人。”

大伙都朝那个年轻人看去。他和蔼可亲，福什利认出他来了，他叫达盖内，在女人身上挥金如土，花掉了三十万法郎。结果现在只能在交易所里做些小投机，赚点小钱，不时



给她们买些花呀什么的，或请她们吃晚饭。吕西发现他的眼睛很漂亮。

“啊！瞧，布朗瑟来了！”她嚷道，“就是她告诉我的，你同娜娜睡过觉。”

布朗瑟·德·西弗里是一个胖乎乎的金发女郎，漂亮的脸蛋儿也胖乎乎的。陪她来的是个身材瘦弱的男子，衣着考究，露出一副高雅的神态。

“他就是格扎维埃·德·旺德夫尔伯爵。”福什利对德·拉法卢瓦兹耳语道。

伯爵与新闻记者握了握手。这时布朗瑟和吕西两人激烈地争论起来。她们缀满花边的裙子挡住了别人的去路，一个穿着蓝裙子，另一个穿着玫瑰红裙子，娜娜的名字又回到了她们的嘴边，她们把娜娜的名字叫得那么响，以至于别人简直都在竖起耳朵倾听她们的谈话。德·旺德夫尔伯爵带着布朗瑟走了。人们等得时间越久，想见娜娜的心情就越急迫，娜娜的名字就像回声一样，在前厅的每个角落里回荡，而且声音越来越高。怎么还不开始？男人们掏出表来看，迟到的观众还没等车子停稳就跳下来，大家三五成群地离开人行道，过路人漫不经心地穿过煤气灯光下空荡荡的路面，伸长了脖子朝剧院里张望。一个顽童吹着口哨走过来，在剧院门口的一张海报前用嘶哑粗俗的声音嚷道：“喂！娜娜！”说完就扭着屁股，趿拉着破拖鞋走了。大家看见他那副样子，都忍不住笑起来。一些身份高贵的先生也跟着他叫起来：“娜娜！喂！娜娜！”观众拥挤不堪，检票处有人在争吵，嗡嗡的嘈杂声一阵高过一阵，叫着娜娜的名字，要求见娜娜，这是人群中突然产生的愚蠢想法，也是一种一时间性欲冲动的表现。



在这片喧嚣声中，开演的铃声响了。吵闹声一直传到马路上：“铃响了，铃响了。”接着人群中你推我搡，每个人都想快些挤进去，检票处增加了维持秩序的人。米尼翁露出焦急的神态，终于把斯泰内拉走了，他没有去看罗丝的演出服装。铃刚响时，拉法卢瓦兹就拉着福什利，从人群中挤出来，生怕耽误了序曲。观众们迫不及待的样子把吕西·斯图华惹恼了。这些粗野的人，竟然对女士们也碰碰撞撞！她和卡罗利娜·埃凯母女两人走在人群的最后边。前厅的观众都已经进场了，大门外边的马路上，仍然传来持续不断的喧嚣声。

“好像他们每出戏都演得很精彩似的！”吕西一边上楼梯，一边嘟哝道。

在演出厅里，福什利和拉法卢瓦兹站在他们的座位前面，开始环顾四周。

这时的大厅里已经灯火通明。高高的煤气火头，发出黄色和玫瑰色的光，把多枝水晶大吊灯照得雪亮，灯光从拱顶上成细雨状反射到正厅里。座椅上的石榴红丝绒像漆面一样闪闪发光，那些金色装饰闪烁着光芒；天花板上的色彩有些过分强烈，那些嫩绿色的装饰使耀眼的光芒显得比较柔和了。舞台前的一排脚灯升高了，顿时发出一大片光亮，把幕布映得通红，沉沉的紫红色幕布像神话中的宫殿一样美仑美奂，与舞台上的旧框架形成了鲜明对比，金色框架上有一道道裂缝，露出了里面的泥灰。剧场内已经热闹起来了。乐师们对着乐谱架调整乐器的音色，笛子的轻快颤音，法国号的低沉轰鸣，小提琴的悦耳奏音交织在一起，在越来越高的嘈杂人声上空回荡。每个人都在讲话，互相推推搡搡，用尽全力找自己的位置，然后才坐下来。过道里拥挤不堪，以至每个过



道口都好不容易才能放进来一股连续不断的人流。观众们互相打招呼，衣服互相挤来挤去，在女人们的裙子和帽子中间不时出现着男人们的黑色礼服或燕尾服。一排排座位上的人渐渐坐满了。一个穿着浅色服装的女人让人看得特别清楚，她的脸颊俏丽，低着头，头上盘着发髻，发髻上的首饰闪闪夺目。一个包厢里，一个女人裸露着一边肩膀，皮肤白皙细腻。其余的妇女静静地坐着，无精打彩地摇着扇子，瞅着拥挤的人群。一些年轻的先生们站在正厅前座里，背心敞开，钮扣洞里别着梔子花，用带着手套的手拿着望远镜观看。

这时候，两个表兄弟正在寻找熟悉的面孔。米尼翁和斯泰内一起肩并肩地坐在了楼下一个包厢里，手靠在栏杆的天鹅绒罩上。布朗瑟·德·西弗里好像一个人独占了楼下的一个侧边包厢。拉法卢瓦兹特别注意达盖内，达盖内坐在他的前面，两人相隔两排座位。达盖内的旁边，坐着一个年轻小伙子，看上去只有十七岁，像是个逃学的中学生，一双天使般的眼睛睁得非常大，福什利笑咪咪地把他上下打量一番。

“那位坐在楼厅里的太太是谁？”拉法卢瓦兹突然问道，“就是坐在穿蓝衣服的姑娘旁边的那位太太。”

他指着一个胖女人，她的胸衣绷得紧紧的，头发过去是金色的，后来变成了白色，现在又染成黄色。圆圆的脸上涂满了胭脂，额上留着小姑娘式的刘海，脸好像肿了似的。

“那是加加。”福什利简单地回答。

他看到表弟听了这个名字似乎觉得惊讶，于是又接着说道：

“你不认识加加吗？……她在路易·菲力普在位初年，还是走红人物呢。现在，她不管走到哪儿都带着她的女儿。”



##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

拉法卢瓦兹对姑娘看也不看，却十分动情地把目光盯着加加。他觉得她虽是半老徐娘，但风韵犹存，口里却不敢说出什么来。

这时候，乐队指挥把指挥棒一举，乐师们便奏响了序曲。观众还在源源不断地进场，骚乱和嘈杂声依然有增无减。特地来看首场演出的仍是那些老观众，有的甚至关系还很密切，他们见了面，非常高兴。有一些老观众由于彼此太熟悉，态度非常随便，以至于不脱帽子就互相打招呼。这时，剧场成了巴黎的缩影，成了汇集巴黎文学界、金融界寻欢作乐的人的场所，还有许多新闻记者，一些作家，交易所的投机家，还有一些轻佻女人，她们比正经女人多多了。他们奇异地聚到一起，其中各种人物都有，他们都染上了种种恶习，脸上都露出同样疲惫、同样兴奋的神情。福什利在他表弟的询问下，把报馆和俱乐部的包厢指给他看，并把那些戏剧批评家的名字一个个地告诉他，其中一个人面孔瘦削，神情冷漠，长着两片险恶的薄嘴唇。他还特地指给他看一个胖子，那人脸上显出一副和善的神情，懒洋洋地倚在身旁一个女人的肩上，用父爱般的眼光深情地注视着那个天真纯洁的姑娘。

他看见拉法卢瓦兹与坐在对边包厢里的人打招呼，便不再说下去了。他似乎感到很惊奇。

“怎么！”他问道，“难道你认识缪法·德·伯维尔伯爵吗？”

“哦！他呀，我很早就认识他了，”埃克托尔回答，“缪法家有一块田地同我家的田地相距不远。我常到他们家里去……伯爵与妻子和岳父德·舒阿尔侯爵住在一起。”

见表兄感到很惊讶，他心里暗暗高兴，出于年青人的虚

荣心，他说得更知无不尽了：侯爵是国务参事，伯爵刚刚被任命为皇后的侍从长官。福什利拿起望远镜，瞅着伯爵夫人，她满头棕发，皮肤白皙，身材丰满，有一双美丽动人的黑眼睛。

“幕间休息时你给我介绍一下，”福什利说道，“我已经见过伯爵，不过我希望每星期二到他们家里去。”

从最高几层的楼座里发出一阵嘘声，让人们安静下来。序曲开始了，观众还在不断地进场，迟到者使得整排的观众站起来给他们让路，包厢的门不断地发出吱吱的响声，走廊里有人敞开粗大的嗓门在争吵。谈话声还没有停下来，犹如傍晚时分的一大群麻雀在叽叽喳喳地乱叫。场内一片混乱，到处是攒动的人头，挥舞的胳膊，一些人想坐下去舒服一会，另一些人则执意站着，打算向四下再瞧上最后一眼。“坐下！坐下！”震耳欲聋的喊声从光线昏暗的正厅后排发出来。每个人都感到身上在颤抖着：他们终于要见到这位著名的娜娜了，巴黎已经为她忙了整整一个星期了。

说话声慢慢低下来，但是偶尔还听到一些低沉不清的谈话声。在窃窃的低语声沉寂下来，叹息声正在消逝时，乐队以欢快的小音符倏地奏响了一段华尔兹乐曲，曲子的节奏粗俗，里面还夹杂着猥亵的笑声。大家听得心里都乐滋滋的，忍不住笑了起来。坐在后座前几排的剧院雇来的捧场者，使劲地鼓起掌来。幕布升起来了。

“瞧，”一直絮絮叨叨的拉法卢瓦兹说道，“有一位先生与吕西坐在一起。”

他瞅着楼厅右侧的包厢，卡罗利娜和吕西坐在包厢的前边。后面的人们看见卡罗利娜母亲的端庄面孔和一个高个子



##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

年轻人的侧面，他长着一头漂亮的金色头发，衣冠整齐，无可挑剔。

“瞧呀！”拉法卢瓦兹又说道，“有一位先生跟吕西坐在一起。”

福什利把望远镜转向侧边的包厢。可看了一眼，立即又掉过头来。

“哦！那是拉博德特。”福什利用毫不介意的语调嘟哝道，好像这位先生在场对观众来说是一件很自然的事，而且无关痛痒。

在他们后面，有人嚷道：“别说话喽！”他们不得不静下来。这时候，观众都纹丝不动地坐着。从正厅前座到楼座，一层层脑袋伸得笔直，全神贯注地看着台上。《金发爱神》的第一幕是发生在奥林匹斯山，山是用硬纸板做的，山后乌云密布，右边是朱庇特的宝座，首先出场的是彩虹女神和司酒童，他们在一群天上侍者的帮助下，一边齐声唱着大合唱，一边为天上众神布置会场座位。鼓掌喝彩的只有剧院雇来的捧场者。观众感到非常迷惑，一直在等待着金发爱神的出场。然而，拉法卢瓦兹为克拉利瑟·贝尼鼓了一阵掌，她是博尔德纳夫的一个情妇，在剧中扮演彩虹女神，她身着浅蓝色衣服，腰上系了一条宽大的七色彩虹带子。

“你知道，她为了系那条彩虹带，把衬衫都脱了，”拉法卢瓦兹向福什利大声说道，好让别人都听得到，“今天早上我们已经试过……如果不脱掉衬衫，在胳膊下和背上就会露出来。”

场内微微骚动起来。扮演月神的罗丝·米尼翁出场了。月神又黑又瘦，丑得像巴黎的可爱顽童，虽然她的身材和面



孔都不适合扮演这个角色，但却显得很迷人，这似乎是对剧中这个角色的讽刺。她上场时唱的曲调和歌词糟得简直想要让人哭起来。唱词中，她埋怨战神玛尔斯，因为玛尔斯正要抛弃她去追求爱神。她唱时神态拘谨而腼腆，拘谨中却又充满轻佻的暗示，以至全场观众都活跃起来。她的丈夫和斯泰内肩并肩地坐在一起，得意地笑着。当深受观众喜爱的演员普律利埃尔扮演的将军一登场，全场观众都大笑起来，他演的玛尔斯是田舍花园里的战神，头上插着一撮羽毛，腰间挂着一把军刀，军刀高得与肩齐平。他受尽了月神的气，月神对他大摆架子。月神发誓要监视他，并且要对他进行报复。他们的三重唱以一支滑稽逗乐的蒂罗尔山歌调结束。普律利埃尔唱得很出色，也很有趣，他的声音就像一只被激怒了的公猫的声音。他是一个走红运的演青年角色的演员，露出一副自鸣得意的神态，不停地转着眼睛，像是一个好汉，逗得包厢里的妇女们发出尖利的笑声。

接着，观众又冷静下来，下面的几场戏令人厌倦。老演员博斯克出场了，他扮演笨蛋朱庇特，头上戴了一顶硕大无比的帽子，脑袋似乎都要被帽子压碎了似的，他与天后朱诺为了厨娘报帐的事发生了争吵，这时观众的愁眉舒展了一会儿。天神接二连三地出现，差点把整个戏给搞砸了。天神中有海神、地狱神、智慧女神等等。人们都显得有些不耐烦了，令人不安的低语声越来越高，大家个个扫兴，在大厅内四处张望。吕西与拉博德特微笑着。德·旺德夫尔伯爵待在布朗瑟的宽大的肩膀后，把头伸的高高的：福什利眼睛瞟着缪法夫妇，缪法伯爵表情严肃，似乎看不懂戏里的内容。伯爵夫人似笑非笑，耷拉着眼皮，她在沉思些什么。在一片寂静之